

The top half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several ears of corn with green husks and yellow cobs, arranged in a cluster. Behind them are bamboo leaves, some rendered in green ink and others in a lighter, more faded style. There are also some red ink splatters or blossoms scattered around the corn.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light brown paper.

改革小說選

閻綱 主編

中國新時期小說整叢書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改革小说选

阎 纲 主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改革小说选

阎 纲 主编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3.75 字数：553千 插页：8

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册

书号：10157·260

定价：4.35元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总 序

由于处在编辑工作岗位上，所以经常有读者向我询问新时期小说不同类别的情况，有些我答不上来。

我国新时期小说日趋繁荣的盛况在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不但赢得空前众多的读者，而且吸引千千万万青年想在这一创造中试一试身手。创造离不开借鉴，泛泛而论逐渐走向专题研究。将新时期小说成果分类编选以献读者，目标集中，以免翻检之劳，于读者、写作者未必不是件好事。

去年夏季在银川，喜逢宁夏人民出版社徐庄、何光汉、唐远铃、杭行等同志，谈得投机，一拍即合，原来他们早已有些打算。经过商议，推来让去，这个编选任务，落在我的头上。由我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我们决定出版《改革小说选》（蒋子龙作序）、《幽默小说选》（王蒙作序）、《妇女小说选》（韦君宜作序）、《青年小说选》

（郑万隆作序）、《爱情小说选》（刘心武作序）、《心态小说选》、《通俗小说选》、《动物小说选》、《港台小说选》及《小说评论集萃》（田中泉作序）等。请读者多提意见。假若读者欢迎，这套丛书可以陆续编下去。

在审定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宁夏人民出版社出力不小；在分别编选这套丛书的过程中，诸位编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王蒙等作家乐善好施，写出一篇篇启人心扉的序言，都使我感念由衷。

创作自由、评论自由，政通民和，春风风人，热气腾腾，愿小说自由飞翔！

阎 纲

1985年4月13日

从一段往事谈起

——《改革小说选》序

蒋子龙

小说家就应该去写小说，把小说的解释权留给他人和将来。

为什么这次要轮上我十分尴尬地在这本书的前面说几句开场白呢？理由有二。其一，提出这要求的人使我无法拒绝，不论这件工作对我来说多么不合适、多么困难，我硬着头皮也得干。这个人——就是阎纲同志。

说来话长。距今整整二十年前，我是个刚练习写作的业余作者，不知天高地厚，四面出击，八方投稿。有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一流的理论刊物《文艺报》的编辑打来的，对我寄给他们的那篇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来天津商量这件事，请我做些修改，《文艺报》准备采用。我真是受宠若惊，平时从各报刊得到的退稿信，往往是一张“发货票”（即铅印好的退稿单），如果编辑肯在“发货票”左上端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甚或写上两句话，那我就感激不尽

了。如今一家大刊物的大编辑，竟亲自出马帮我修改一篇小稿子，怎不令人动容动情。我打问他的姓名，才知对方还不是一般的编辑，是经常发表文章的理论家阎纲。下班后我在工厂的食堂里吃了点饭，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工厂所在的北郊区来到市内《河北文学》的招待所。阎纲同志正在等我。这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编辑，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出乎意料，他没有一点架子，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问了我的经历，问我都读过什么书，他建议我多读些中外当代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语言风格象是搞过创作的，适合于写小说，还说了其他一些使我感到新鲜又精辟的道理……

我回到工厂的单身宿舍，同屋的三个人已经睡了。我悄悄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回味着阎纲的每一句话。当时还没有买手表，也不知到了几点钟，又不好去把别人弄醒。实在躺不下去了，干脆起床，从床下掏出小板凳，开亮自己专用的电灯泡，修改那篇文章。不知干了多长时间，反正改好抄清之后，天刚蒙蒙亮。心里高兴，一路飞车赶到市里，招待所的大门已开。阎纲还没有醒，他的房门却不上锁。当时世风高尚，夜不闭户。我轻轻地登堂入室，没碰到一个人，把稿子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再悄悄退出。照旧蹬飞车赶回工厂，直奔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夹上两个炸糕，就着一碗稀饭，狼吞虎咽，极其香甜。上班后接到阎纲的电话，他很抱歉，不知我什么时候把稿子送去的；也很满意，想不到我会这么快就把稿子改出来。我更满意，稿子用不用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帮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十四年后，我们再次见面，阎纲同志仍象以前那样热情地帮助我，对我的作品中的不足，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常令我

非常感动。这样一位同志向我约稿，我怎能说得出口一个“不”字呢？

其二，他选择的这个时机，让我无法躲也无处藏。我们正参加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闲工夫很多。我如果宁愿去聊大天、扯闲篇，跟着大家一同滔滔不绝地说废话，而唯独不愿意应阎纲同志之约说几句哪怕也是废话的话，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他现在就坐在我身边，我十分惭愧自己缺乏“立马可待”的才气。只好信马由缰，不加控制，自我放松，自发议论，写多少算多少。好在旁边有个“顾问”，随时都可商量，都可请教——

“您这是强打鸭子上架，叫我写这样的文字实在不合适，往下还说些什么？”

“这就怪了，莫非写什么文章，由什么人来写，还有一定的规矩不成？你越是这样说，这篇‘前序’就越得让你写不可。更何况编在这本书里的小说，都被大家认为是写改革的作品，你熟悉这块生活，熟悉这些作品……”

“写改革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写改革的？什么样的作品又不是写改革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作家怎样来表现它？实话实说，这一大串问号令我瞠目结舌，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

我只相信创作不会取决于素材和主题，只能取决于作家本人，世界万物是随他的眼睛而变化的。地球只有一个，作家却成千上万，作品浩如烟海，都各不相同，就是这个道理。生活经过作家的个性过滤之后，才能变做墨水流到纸面上。读者如果有耐性能够读完这本书，就会发觉同是反映当代生活，不同作家的作品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并从中获得兴趣。所以什么是

“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观察。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进行创作的。“改革”——这两个字的盛行，是这一两年来的事情。然而所谓“表现改革”的作品，却在好几年前就大量涌现了。这又怎么解释呢？文艺的历史比政治的历史更长，在没有阶级之前就有文艺。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家，也并不是只依靠当代的政治概念，他们要感受人民的情绪、生活的信息。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了群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正在剧烈地摇荡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政治家是否提出了“改革”的口号），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熔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生活的旋律之中。

不管人类是否打出改革的旗号，反正历史是个永不衰老的巨人，它无时无刻不充满创造的欲望，它本身总是处在瞬息万变、毁灭与创造的过程之中。文明不会终止，生活不会老是一个模式。因此，文学也不能老是一成不变。作家们更不会发明一种百验百灵、屡试不爽的永恒规律。世界的不断更新，就是在淘汰掉一些永恒的东西。当初人类曾借助木乃伊、雕塑、绘画来表达对死亡的厌恶、恐惧和反抗，追求长生不死，精神永存。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人们对“永恒”的理解也正在发生变化。我相信“文学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才能显出它实在的含义”。

活在今天，又对今天格格不入，那太难受了。反过来说，即便是感到难受，仍然可以进行创作。有人专写自己所爱的东西，有人则擅长写所憎恨的东西。不论爱和恨，都可以产生艺术。我看这本书里就有作家们的爱和恨。

作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什么“改革”

的模式或样板。因此，我十分惶恐地拒绝接受“写改革”的头衔。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生活方式正发生急剧的改变，社会和家庭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伦理道德的概念和方式，都在发生迅速变化。中国需要改革读者感情的小说，也需要帮助读者扬弃一些旧观念、构造一些新观念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正在出现。

读者可以看到一群具有明朗的灵魂、强健而又真实的当代人物，也可以看到一群心理和精神都发生了危机，在当代社会环境中不知所措的“社会动物”。

作家总是试图把人表现得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既不完美无缺，也不彻头彻尾的坏，而且常常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

——有的人喜欢把现代思想和技巧，装进传统的文学模式里。有的人则习惯用传统的技巧表现现代思想。

——有的人给现实主义的敏锐观察力再加上机智的幽默、不无嘲讽的态度、甚或一点荒诞的情趣。

——有的人更喜欢经营结构复杂、层次众多、主题多义及涉及许多问题的小说。有的人却并不“精确地表叙生活中的全部东西，只描绘出一种气氛、一种情调、一种感觉……”

——有的人善于通过感情达到思想，他要表现的不只是外部世界、感情世界，还有亟待开发的思想世界。表现当代题材，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高度，才会反映出时代风貌。

总之，我愿读者把这些小说称作“思考小说”。作家在创作时思考的已不是一乡一地、一时一会儿的问题，而往往是带有全局性和永久性的问题。作家不得不进行人与世界、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明摆着要把自己的法则强加给世界，人类得学会适应这个不可抗拒的“陌生的宇宙”。

作家们正在打破题材的传统界限，以适应这个多元化结构的现实生活。小说哲理性的加强，正标志着作家艺术思维的不断深化……一切试验、探索都需要勇气，完全失败了也不可怕，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已没有别的选择，光靠原来掌握的艺术手法，已无法表达今天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当代人万端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应该掩盖作品中的缺点，尤其是我的小说中那些明显的缺点，想盖也是盖不住的。

我们唯一能够告慰读者的，大概就是“真实”。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我们也无法逃避它，只能正视它，聆听它的指引。有的奔放，有的细腻，有的近于粗野，但决不是人工喷泉，“虽然赏心悦目，它的喷射却受另一个机关的操纵”。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形成象自然的黄果树瀑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的气势。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实洞开。……

开始是无话可说，开了头又收不住。但马拉松的会议却结束了，我如果再不刹住话头，就太讨人厌了。

目 次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总序·····	阎 纲 (1)
从一段往事谈起——《改革小说选》序·····	蒋子龙 (1)
黑娃照相·····	张一弓 (1)
赔你一只金凤凰·····	李叔德 (16)
水调歌头·····	(满族) 那守箴 (32)
阵痛·····	邓 刚 (50)
啊, 索伦河谷的枪声·····	刘兆林 (67)
玛丽娜一世·····	楚 良 (134)
打鱼的和钓鱼的·····	金 河 (170)
一潭清水·····	张 炜 (189)
入境·····	韦 昕 (205)
燕赵悲歌·····	蒋子龙 (226)
晚霞·····	周克芹 (356)
小河弯弯小河长·····	彭见明 (378)
会计今年四十七·····	陈 冲 (396)
春妞儿和她的小夏斯·····	张一弓 (466)

尾灯.....	张 洁 (529)
果园的主人.....	周克芹 (563)
哦，小公马.....	邹志安 (662)
瓜棚风月.....	(蒙古族) 李 準 (684)
编后记.....	阎 纲 (749)

黑 娃 照 相

张 一 弓

右手插在袄兜里，捏紧了一叠八元四角纸币，十八岁的张黑娃两腿生风地上中岳庙赶会去了。

黑娃的衣兜里可曾装过这么多的钞票么？没有没有。虽然上过初中而又钻研过一点儿“经济学”的黑娃是这个三口之家的财务大臣，自辍学以来，就掌管他家的卖鸡蛋钱，虽然那两只下蛋十分卖力的母鸡，三天两头地仰着血红的鸡冠，“咯咯咯嗒”地叫着，向全世界发布它们的生产公报，但黑娃每次经手的收入却不曾超过三元，因为他总是等不到攒够三十个鸡蛋，就得赶紧去集上卖了，要不，面条汤里没盐，晚上黑灯瞎火，黑娃爹娘要是有个头疼脑热，也只好硬撑着了。

眼下这八元四角钱，是黑娃家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使黑娃沉浸在少有的激动和向往之中。你看，他正高腔大嗓地唱着梆子戏，一溜小跑地朝庙会上走着，漾着笑意的胖乎乎的圆脸和中等个儿的结实浑圆的身体，都仿佛蕴藏着难以掩饰的富有，高高挑起的眉梢上挂着隐藏不住的喜气，一双黄玻璃般的圆鼓鼓的眼睛却在不时地眨动，象猫眼一样变幻着奇

异的光，如同望见了一个美丽的、五光十色的梦景似的。若不是黑娃那件肩上、肘上打着补丁的黑色对襟小袄和那条两年前从姐夫那儿捡来的磨得发白了的蓝色工装裤子，使人感到黑娃在生活 and 美学上也还存在着某些缺陷的话，那么，我们简直可以认为黑娃是中岳嵩山之下最富有、最快活的小伙儿了。

多亏了俺那长耳朵货！黑娃捏着钱，正在得意的寻思。今年打罢新春，黑娃计算着缸里的蜀黍吃到麦口还有剩余。这一罕见的统计结果，给黑娃带来了少有的欣喜。他就背着二十五斤蜀黍，去北山后换回来四只长毛兔娃子。

“咦，黑娃！”黑娃爹连连摇着脑袋，抱怨说：“你咋带回来几个‘豁子嘴’？”

黑娃绷着脸说：“发展副业么！”

“咦，还‘发展’哩！”黑娃爹惊恐地盯着兔娃子，“你没看看它们长着豁子嘴？有了这‘责任田’，才吃上一口‘超产粮’，你就叫这长耳朵畜生来咱家扒豁子哩？”

“迷信！”黑娃瞥爹一眼，接着，便以一个初中生的聪明和雄辩，向爹宣传了饲养长毛兔的优越性。黑娃首先指出，兔毛是一种高贵的纤维，懂么？纤维！去供销社收购站看看吧，一两特级兔毛，明码实价两块七。一只长毛兔一次能剪一两毛，一年能剪五次，算算，四只长毛兔一年能剪出多少“两块七”？“特别的尤其是”——黑娃强调指出，母兔长到三个月就要当娘了，一个月能生一窝兔娃，一窝少说七八只，一年之中，兔娃生兔娃，兔娃的兔娃再生兔娃，找个电子计算机算算，一年能生养多少兔娃呢？兔娃满月半斤重，一只只能卖一块钱，再算算，这笔收入是多少？“更加的尤其是”——黑娃进一步强调指出，长毛兔爱吃百样草，不吃粮食，冬天没有青

草，就吃蜀黍秆、红薯秧子。喂鸡还得舍把米，喂这长毛兔舍点啥？四两力气。最后，黑娃反问道：

“爹，你猜这兔毛为啥恁金贵？”

“那为啥？”黑娃爹早已听愣了。

“就因为外国人爱穿毛线衣。”黑娃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大总统他屋里人穿的那花毛衣，就是用这兔毛做的。”

“噫嘻！”黑娃爹发出了惊叹声。

“听外贸上的人说，那毛线名叫‘开司米’。”他见爹加倍的愕然，就加倍地露出高深莫测的神色，用英国人听不太懂的英国语调，仰脸说：“Kiss me^①！懂么？”他又解释说：“翻成中国话，这就是‘好’、‘老好’、‘大大的好’的意思。信不信由你！”

黑娃的宣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黑娃的勤劳获得了长毛兔的报答。今天清早，黑娃第一次给长毛兔剪毛，送到供销社收购站一过秤，三两有余；用尺子一量，毛长一寸七以上，特级！收购员一拨拉算盘，八块四毛钱也就“哧溜”钻到黑娃袄兜里了。

这笔空前巨大的收入，在整个家庭里引起了空前巨大的震动。

黑娃爹想着，听说这兔毛一年剪五回，头一回就剪了八块四，老天爷！要是喂十只、八只的，能“剪”出来多少个“八块四”呢？他的因喜悦而变得闪闪发亮的目光盯住了两只母兔，这两个“骚货”分明已重孕在身，举止蹒跚，眼看就要当兔娃

① 这两个英文字意为“吻我”，并不是“开司米”的原意。我们的黑娃不懂英语，但他想当然地作了这样的解释。

它娘啦！啧啧，俺黑娃真长着“置业手”，攥着那接钱的耙子，如今政策上兴的是劳动致富，这可是上了那红头文件的，啧啧！俺张家到了黑娃这一代是该往高处长长，往粗里发发啦！

黑娃娘望着黑娃，却不由地抹起泪来，“看看，看看，”她瞥黑娃爹一眼，“眼看咱黑娃长到十八岁上，你啥时候给他一个‘八块四’哩？看看，看看，”黑娃娘又眼泪汪汪地打量着黑娃，“看看俺孩儿穿的啥！眼看该说媳妇了，还穿这对襟小袄，烂布衫儿，要是说媒的上门来，一看这败兴样儿，人家还来不来第二回呢？我说黑娃！”娘嘱咐着：“中岳庙上起会哩，如今兴了这‘责任田’，活路由自己安排，赶会也用不着请假，你就去会上把这钱花了，想吃啥，吃！想穿啥，穿！眼看能当家主事了，可怜你还没吃过水煎包子……”黑娃娘说到这儿，眼圈儿又立时红了。

黑娃爹插嘴说：“你又难受啥哩？我没吃过水煎包子，不也活了这六十多！”

“跟你比，都啃土坷垃去！”黑娃娘抢白了黑娃他爹，又嘱咐黑娃：“眼看该换季了，你还穿着这小棉袄，也没件绒衣换换，脱了棉的，就是单的。你就去会上买件绒衣吧，再不能放着布票叫老鼠啃！这钱买绒衣也用不完，你就再买顶帽子，免得一刮风，直往头发里钻土。要不，你就先买件的确良衫儿，还有，塑料凉鞋也快穿得了。听说会上来了马戏团，‘武把子’好着哩，老杆都栽上了，你也……”

黑娃见娘这种迫切需要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仰着脸说：“娘，你等着，我这就去把百货门市部给你背回来！”说罢，如同一个腰缠万贯的少掌柜似的，直奔中岳庙而去。